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随着私家车占据了小区的角角落落，曾在小区散步的习惯这几年成了奢望。好吧，自家小区不留人，咱就多走几步到苏州河边亲水去了。我发现人群中约有70来岁的老夫常做些与年纪不相称的动作，想不注意他们都难。

最难忍受的是他俩“呦呦啊啊”站在河边喊嗓子，男的沉闷，女的尖锐，这么不协调的声音省吧。可两人还将双手作喇叭状贴紧嘴巴喊，我估计这噪声可以传到对岸去了。又比如河岸边的塑胶走道最多一人多宽，他们却旁若无人，男的前双手平衡，像飞鸟的翅膀左右摆动，而女的跟在后面，双手搭在丈夫的肩上“咯咯”笑不停，整个搞笑版的泰坦尼克号“杰克”和“罗丝”再生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他俩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穿体恤、冲锋衣还是羽绒服，衣服的颜色始终不变，男

的穿红，女的着黄，这“番茄炒蛋”的情侣装好不醒目，也使我生出疑惑，难道这对夫妻是红黄癖？我去苏州河边散步的

## 情侣装

章慧敏

频率并不高，但去一次见他们一次。说实话，我对他们没啥好感。

去年夏天格外热，我去苏州河散步成了五天打鱼，一天晒网的摆设。不过，去得少并不等于不去呀，却是再没听到河边不着调的“呦呦啊啊”，也不见走道上飞翔的翅膀以及相互拍手时唱跑调的儿歌……

开始并不在意，但偶然间会想起“情侣装”怎么过来了？不知最近又创造了什么“新花样”？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几个月过去了，苏州河边的这对

“老朋友”仍没出现。不知为什么，没有了他俩，我反倒觉得河畔风景中少了些色彩和活力。我开始牵挂他们，从不待见到希望再见。

初冬的冷雨连续下了好多天，难得遇到个晴朗的阳光天，这天下午就像约好了似的，苏州河边集中了晒太阳的熟面孔。忽然间，我看见远处那一抹红黄色，久违的“情侣装”出现了，只不过他们不再是肩并肩、手牵手地走来，而是丈夫推着坐在轮椅里的妻子缓缓地过来。我看到丈夫不时地低下头跟妻子说上几句，红色与黄色交融在一起，如此温馨又和谐。

早有爷叔快步走下台阶，帮着把轮椅推上无障碍坡道，又在朝阳的地方安顿好。看得出他们彼此熟悉。爷叔问：“好久没见了。”丈夫点点头说：“她最近不太好，不太认得人了，我不穿红衣裳，她就叫我外公、阿爸。她不穿黄衣服就害怕、发脾气。有次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她把医生当作是我了。医生说，她发展得蛮快的，已是中度以上痴呆，什么时候退化到所有记忆归零也



### 智慧快餐

郑辛霆  
自私多贪一分利，众人扣你十分福。

说不准……”

原来，这就是“情侣装”的故事：丈夫所有的“出格”其实是他的良苦用心，明明知道这是一场不可逆转的战斗，他也试图用行为刺激妻子的脑神经，想方设法延缓妻子的记忆、情感和思维归零的时间。

阳光照得妻子昏昏欲睡，此时有红色陪伴，她很安宁。丈夫扶起她，

轻声说：“阿拉走两步，活动活动身体。”他们在原地一步、两步……与其说在走路，不如说在挪步。丈夫的额头很快便汗津津了，看得出他在用大力。

我呆呆地看着这对患难夫妻，深信从“情侣装”穿上身的那一刻起，一个对感情的承诺就在丈夫的心中生成了。这语言一定很朴素：“老伴，不要怕，我会陪你走到底。”

我国的中医，不仅是一门治病救人的科学，还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。历史上，中医有四种叫法：岐黄、悬壶、杏林。传说黄帝与其臣子岐伯常论医谈药作《内经》，所以他俩被看作中医之祖，后来“岐黄”成了中医的代称。据《汉书》载，东汉方士（古代将求仙炼丹之人称“方士”）费长房见市中有老翁卖药，悬一壶于座，市罢，跳入壶内。古代医和药被视为一体，后来“悬壶”被作为行医的代称；说“悬壶济世”是对医生的点赞。三国时名医华佗被曹操杀害，华佗临死前将一装满医书的青囊交给狱吏，使部分医术得以保存和流传，青囊也成了医术的代称。相传三国时还有位叫董奉的医生，他为人治病不取报酬，只求愈者种杏树若干棵，几年后得杏树十余万株，蔚然成林。从此，杏林便用来称谓医家或整个中医界。

外国留学生在大学求学时选中医学为专业的不少，仅中医医学中的文化内涵就足以吸引他们。一次，一位在我国某大学教德语的德籍老师请我帮他搞清一个问题：在中国，医生为何也可叫“大夫”？医生、大夫、郎中，有区别吗？过了很久，我终于可以向他交差了：大夫在中国古代纯粹是官名，和医官没有关系。至宋代，我国的医务体制有了很大发展，产生了很多负责医疗事务的行政官职，翰林医官院的医官就分为好几级，官阶有大夫、郎中、医效、祿俸等。鉴于大夫是医官中的最高职位，就把大夫作为医生的尊称；郎中在第二位。其实，大夫和郎中还是小有区别的：通常把开医馆瞧病的医生称为大夫，草药店坐堂或流动行医的称郎中。后来，医院的医生一概称大夫，当面不叫郎中。

看病后需凭医生的药方才能配药，现代医院配药通常就在医院药房，但在国外，也有让患者自己去街上的药房买药的。有时私人医生或家庭医生只管看病开药方，由病人或病人家属自己去配药。不过有一点做得挺好的，街区和马路多设有药房收集站（即邮筒），受药房的委托，每天都有药房派出的专人去开邮筒取走药方。2018年底，在德国出现了数字化药方收集站——电脑终端。药方就被数字化输入，随即被发往相关的药房，处方原件仍留在终端。数字处方机的优点是速度快，不需人工传送，碰到药物断货，可及时补订；正常情况下，患者当天就能通过快递收到药品。很多人建议在全德推广数字化药方收集站，但有人估计会碰到与法律有关的不同意见。

说起养花，就不得不提我以前两次失败的养花史。

第一次是读初二时，我在家做作业时遇到了道难题，同桌慧敏的数学成绩特别好，我决定去她家向她请教。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刚走进慧敏家的院子，一股清新的花香扑面而来，我的双眼被满院的姹紫嫣红吸引住了。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的名字，但它们生机勃勃、鲜艳夺目的状态震撼到了我——如果我也能拥有这么多花草，每天坐在其中读书、写作业，那该多好！慧敏的母亲微笑着说送我几盆。

我高兴地捧着慧敏母亲送我的花回家了。刚开始，我每天都会去关心那些花草，但正是贪玩好奇的年纪，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其他事物吸引住了，哪还记得花？等我想起它们时，

我在西藏工作期间，曾有过一次养鸡的经历，虽然过程有趣，最终却让我很伤心，以至于多少年后我还忘不了那些事儿。

1971年，我因等待分配新工作在家居着。大约是五六月的一个周末，先生的朋友突然送来了八只刚出壳不久的小雏鸡。朋友说，他工作的农场正在搞孵小鸡的试验，这是刚孵出的第一批小鸡。

养鸡的事自然主要归我。拉萨日夜温差大，我们用纸箱给小鸡做了个窝，白天我把小鸡放在窗前晒太阳，晚上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只灯泡吊挂在鸡窝里加温，再放个温度计，盖上一块玻璃。每晚，我们都要轮流起来观察小鸡的动静，就像照顾初生的婴儿。白天这些小家伙出窝活动时，总和我形影不离，我坐下来，它们就会跳到我怀里和我亲热，强壮一些的，甚至会扑腾到我肩上，用它们的小

嘴啄啄我的头发，挠挠我的脖子。两个多月以后，小鸡慢慢长大了。我们挑了五只送朋友，自己只留下了一只公鸡和两只母鸡。我们留下的那两只母

## 我的小鸡情缘

阿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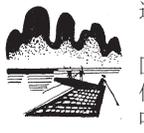
鸡中，有一只是纯种的来亨鸡，据说是意大利品种，雪白的羽毛，没半点杂色，喙和脚都是金黄色，高高的冠朝一边耷拉下来，活像女孩儿的一绺“秀发”；匀称的体态，顾盼有神的眼睛，简直是鸡中“美人儿”。对，就叫它“美人儿”。

“美人儿”和我特别亲。小的时候，它就喜欢到我手心里来啄食、饮水，长大了还要到我饭碗里来讨食。只要我一声呼唤，它会第一个跑到我跟前，我朝它扬扬手，它会乖乖地蹲伏在我面前，任我轻轻地抚弄。“美人

儿”特别爱吃面条，我每次做面条，它老远就会跑回家，毫不客气地跳到面板上，从我的刀口下把刚切好的面条一根根叼走。我生怕伤到它，轻轻地把它推开，它会再凑过来，就像个调皮的孩子。

“美人儿”漂亮、可爱，还高产。开始产蛋后，每天一个，从不落空。它总是悄悄地从窗口进来钻进窝，产好蛋后又悄悄地出去，不鸣不叫，从不张扬，和一般的家养鸡颇有些不同。我们很喜欢它的低调。可“美人儿”带给我们的惊喜远不止这些。

一天，先生买回来一斤虫草，我们拣出一些炖熟，吃了几口，觉得这东西淡而无味，土腥气重，尴尬之下便准备倒掉；反正一斤虫草才九元钱，价格比现在便宜多了。不过先生来了创意，他说不妨试试喂鸡。我们呼鸡过来，把一碗炖熟的虫草一古脑



## 人间无病药生堂

陈钰鹏



看病后需凭医生的药方才能配药，现代医院配药通常就在医院药房，但在国外，也有让患者自己去街上的药房买药的。有时私人医生或家庭医生只管看病开药方，由病人或病人家属自己去配药。不过有一点做得挺好的，街区和马路多设有药房收集站（即邮筒），受药房的委托，每天都有药房派出的专人去开邮筒取走药方。2018年底，在德国出现了数字化药方收集站——电脑终端。药方就被数字化输入，随即被发往相关的药房，处方原件仍留在终端。数字处方机的优点是速度快，不需人工传送，碰到药物断货，可及时补订；正常情况下，患者当天就能通过快递收到药品。很多人建议在全德推广数字化药方收集站，但有人估计会碰到与法律有关的不同意见。

古今中外，医和药的初心是救死扶伤、普济万民。医和患本也是目标一致的，都是怀着一颗慈爱的心在助人和救人。“广安堂”也好，“保和堂”也罢，希望都能做到对联上写的那样：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妨架上药生堂。

已经过了大半年。那些可怜的花草用枯萎向我表达了抗议。

第二次养花是婚后搬新房时，很多人说在新装修的房子里养一些花草不仅可以装点居室，还可以净化空气，消除装修留下的有害气体。我埋藏在心底的“坐拥一片花海”的梦想又被激发了出来，一口气买了十几盆花草，小小的阳台立刻热闹起来。那时，我和老的工作都很忙，即使如此，我也会硬挤出时间去给花草浇水。但让我失望的是，花草们一点都不领情，竟陆陆续续地变蔫儿、变黄。

去年是距离第二次失败后的第六年，我又萌生了养花的念头。那时的我，只是在闲暇时弄弄花草，增加一点生活情趣。于是，

花费了两三个周末，挑选中意的花盆，买来喜欢的植物，把阳台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花草天地。

每天早上，我都先给植物浇水，看着它们在晨光中舒枝展叶。更多闲暇时光，我会坐在阳台上，剪枝、施肥、松土……奇怪的是，这次，我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切和功利，我不再期盼它们快快长大、开花，只是感觉在满足自己内心的一种需求，仿佛这也是我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。

慢慢地，植物们焕发出了生机，阳台上葱茏一片。某天浇水时，我看到一盆花开了！在绿油油的叶子中间，探出了一粒小小的鹅黄色的花苞，后来，那些花儿约好似地一朵朵陆续绽放，

## 与花草的恬静相处

俊彦

阳台几乎成了花的海洋。

想起了当年慧敏的母亲，那个淡然、从容的女子。我突然明白，花草也有灵性，它们不会轻易妥协，每个养花者身上都有一种花草般优雅的气质，唯有有，才能让它们心甘情愿发芽、抽枝、开花。而人与花之间又会相互渗透、成全，养花者越从容，花草越精神，人也越优雅。

想来，第一次养花时正是贪玩的年龄，没有恬然宁静的心境自然无法与花草和谐共处；第二次养花时又是人生最忙乱的时候，手脚不停，内心也充满了茫然和张皇，怎能容得下花草的纯净呢？而现在的我，心沉了下来，更淡定、闲适，能够耐心地与花草相处，甚至心灵相通，我终于能与花草们恬静地相处了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几只缸，这只缸里的土最好，全部是营养土。”沈老伯道：“正因为全都是营养土，透水性太差，水渗不下去。”我抓起一把湿湿的土，捏了一捏，那黏性，很像生的糯米粉团子。沈老伯指点道：“去买点山泥，和营养土掺起来。”

看着那株前途堪忧的绣球花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会有“慈母出败儿”和“富不过三代”这两句俗语。

以前总是想不通，有了充裕的经济条件，那些后代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，不肯奋发向上。原来，人都是有惰性的。身处顺境，依然能严于律己，不贪图享乐，有所成就者，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得益于家风。

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吃一遍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，受一遍自己当年受过的磨难。出于补偿心理，都会让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。

从舐犊的天性来看，这些父母没有做错什么。只是，他们对子女的呵护，很像那一缸红花绣球几近夭折的营养土。过于细腻、密不透水的“沃土”，只会扼杀植物的生机。

真正的沃土，必须掺杂山泥和田园土，便是有些沙子和小石子，也无妨。就像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曲折，和打磨出真正的人才。

自从搬到竖起来的三房一厅里，南面有小花园，北面也有一块与房子等宽的空地，喜欢花草的我甚是开心。为了方便打理，北面就种绣球。绣球是落叶灌木，小花盆里种不好，须得大缸。或买或要或捡，陆续弄了几只。至于土，有几只缸里原先就有，唯独一只买来的水泥缸里，全部是网购的营养土。

初春，几株绣球绽出嫩绿的新芽。每日傍晚，南北两处的花木都要浇水，逢到下雨天，倒是轻松。对风调雨顺这四个字，有了切身的感悟。几场春雨过后，绣球枝叶茂盛，花蕾盈盈。到得四月底五月初，粉紫色的、紫红色、红色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路过的邻里纷纷驻足、观赏、拍照。

天热起来了，绣球花也渐渐退去了艳丽，变成了绿色，然后一点点枯萎。除了下雨天，水，还是每日都要浇的。

八月份，沪上连着下了十天雨。一日出门，我忽然发现，那只水泥缸里积满了水，那株开红色花朵的绣球，奄奄一息。赶紧把水舀出来，又下单买了一袋土，填上那个凹下去的窟窿。幸好天气转晴，红花绣球恢复了生机。

不久前，连续几日的雨水水泥缸再次积水了。刚刚活过来的红花绣球又有点病怏怏了。舀干了水，我把它挖出来，移栽到另一只空缸里。用一块大塑料布，罩住了“重灾区”。

本以为水泥缸底部的破瓦片缝隙太小，打算有了闲暇，把缸里的泥挖出来，重新弄一下。隔壁的沈老伯告诉我，这个缸里的土有问题。

我